



《东坡洗砚池》系列 水墨纸本设色 38×138厘米 2024年元月

徐建新：一直用爱发电

余朝洁 文\图

徐建新是著名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同时是常州捌伍当代艺术馆馆长。

捌伍当代艺术馆共三层，一楼有两层，是多功能活动展示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举办过各类公益讲座、研讨、会议和展览共计20多场。三楼是800多平方米的固定陈列展厅，循环展出徐建新的新近画作。

徐建新自2017年起，便多产起来。之前他有30年时间没有明确的绘画想法，便30年停滞，就绘画事业而言相当于蒙尘30年。2017年忽然找到了自己的绘画语言，一出手就非常现代。之后不夸张地说，是一种创作井喷，不断有新想法、新作品出现。他这一时期的画作，多次入选各类中外国际绘画艺术展，多次被人民网、新华网、央视书画频道等媒体报道，入编各种文化类核心期刊，被意大利等国艺术学院收藏，他是《时代周刊》2021年度特别推荐的艺术家，是纽约时代广场海外展播的艺坛名家。他新近的《形色一窑变》系列作品是对当代性、多元性、哲学性的有效尝试，显然也获得了成功。

在捌伍当代艺术馆举办的公益活动，以常州本土的为主，像常州美术新青年展、常州市政协书画社四届三次理事(扩大)会议、纪念“白裕少年”辞世240周年暨仁学堂开讲等。艺术馆在立足本土的同时，又辐射全国。比如来自北京的人体写生学术展(含采风 and 学术交流)，这是连续举办两届的重要活动。徐建新完全凭个人之力，塑造出今天的捌伍当代艺术馆。

1985年，是徐建新艺术生涯中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很多人会误解“85”，比如我就曾自作主张地认为这里的“85”是致敬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85新潮”，“85”和“当代”最相合。其实这是徐建新的1985年，这一年，他获得了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的机会。在此之前，童年时期，那个艺术贫乏的年代里，他临摹年画、挂历等，自学能够接触到的很少的一些东西，绘画种子野蛮生长。看样学样是他最常用的学习手段，那时候他在对中国画没有多少了解的情况下，完全凭借天赋，将笔墨运用得有模有样。早年他临摹学习当时最时髦的画家的作品，和后来1985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中国画时临摹张大千、学习张仃，有着神奇的打通。1985年，他已经在常州工美所设计部做职业设计师6年，是工美研究所副所长，但还没有接受过绘画方面的系统训练，1985年才有机会正式接受学院教育。从基础到各类画种，他什么都学了一遍，受教于当时最著名的画家老师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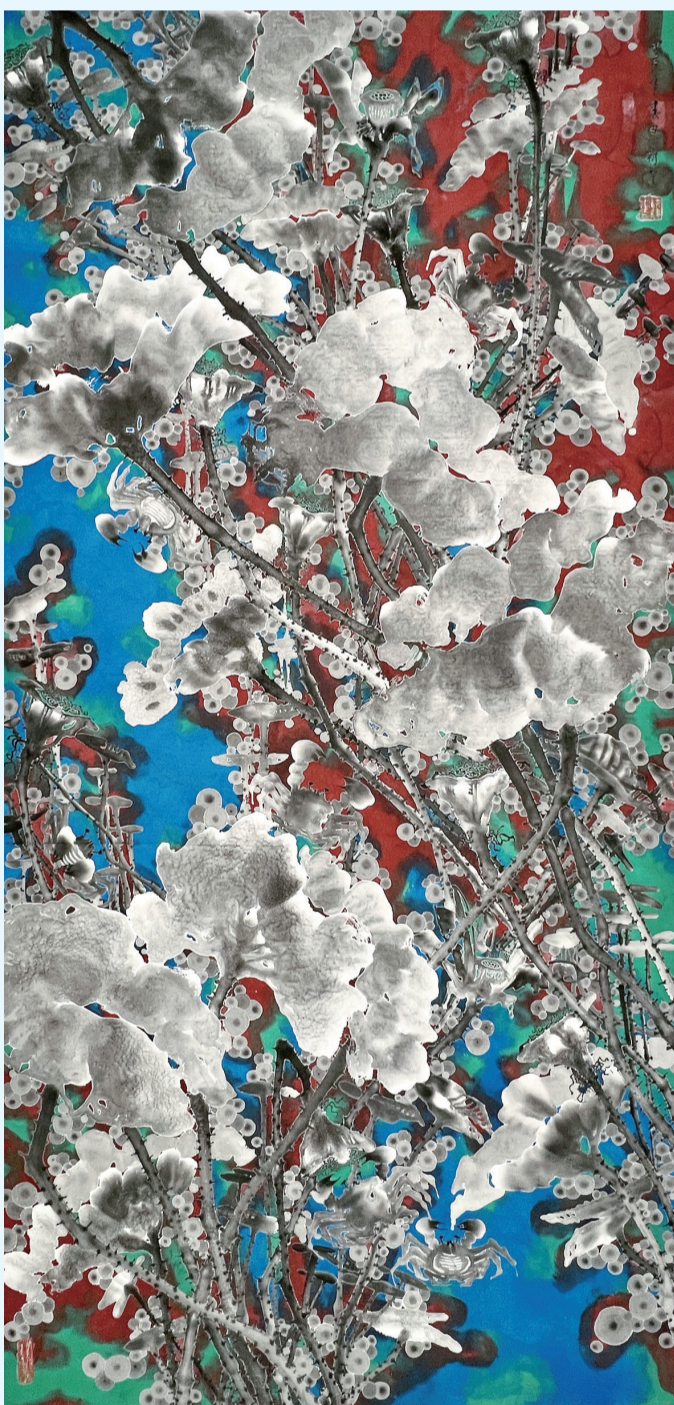
从徐建新的画分析对他产生影响的老教师，我认为常沙娜、张仃、吴冠中、刘巨德影响最大。在北京完成一年的学习之后，他回到常州。1987年，和常州画家戴德培去西双版纳写生，他用焦墨画画，画大画，画风写实，这时候张仃的影子最重。2017年重拾画笔，他的画风全改，写实退后，装饰和构成推前，用色上常有莫名的古雅壁画感，我以为是吴冠中和常沙娜的影响呈现。重拾画笔之初，写生园林的系列，他还较为谨慎，水墨更趋向传统，造型相对后来的作品较为写实。渐渐地，他的色彩有了金属的质感，非常硬朗，频繁使用的比如荷花、石头这些中国画元素非常符号化，或者干脆很夸张地使用中国符号。大多数画家画荷花，跟随着古人禅和道，学着古人去揣摩雅，他却把荷花画出棉絮、纱窗的肌理，不再出淤泥而不染，进行另一番主观的“栽种”。他画的人体好像机器透视下的成像(有时候成像还破损、不完整)，写实成为画中织锦般的碎片，再将碎片连缀成整幅。但是他的织锦并非丝织，他的红好像铁锈，蓝和绿是石头和青铜，一切都似乎是生命在叮当作响。他绘画中的哲学质感，越来越强，并不是古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是当代的机器、网络、太空的思考。

这些年，徐建新在绘画上的丰产，是在经历1985年那一时期学习之后，又一期的学习下的收获。这一期漫长的学习，包括创业、国内外游学、开办艺术馆。



徐建新，江苏常州人，1985年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装饰研修班，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常州捌伍当代艺术馆馆长、中国书画研究会会员、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会员、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入选中外国际绘画艺术展，被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新闻网、时代周刊、环球网、凤凰网、央视书画频道、纽约时代广场等中外主流媒体报道。

近几年作品入编国家级文化艺术类期刊《文化月刊》《艺术市场》《中国美术》《人民美术家》《荣宝斋》《中国美术史》《中国美术通史》(1922—2022—世界艺术年鉴近代 世界百年大师经典作品集)《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风采》等，在中外出版发行。2024年5月，“荷风墨韵蟹满枝”等系列产品被意大利罗马美术学院、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德国柏林艺术学院收藏。



《荷风墨韵蟹满枝》系列 水墨纸本设色 248×124厘米 2024年元月

馆频繁的艺术活动，我一直以为都有投资人，或者是向举办活动的人收取费用。采访中谈到投资，徐建新颇为幽默地两手一摊，说，哪里有投资人，他自己就是投资人，他一直用爱发电。

他的“发电量”还不止自己的这座艺术馆，他于2017年在常州博物馆举办过“铭记历史 不忘初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作品展”，庆祝清华美术学院建校61周年，产生很大影响。

过去我只知道徐建新作为画家有不错的作品，作为“社会人”有很好的入缘，他的捌伍当代艺术馆因为专业的展厅和专业的展览策划在常州很有名。我像看待社会上大多数数物一样，认为这一切是因为某种运作，或者有良好的募资渠道。

诚然，徐建新有很多朋友，很多专家学者，如邵大箴、刘巨德、常沙娜，亲笔书写推荐信为他“打call”。但是，其实我把因果关系弄颠倒了，是先有他这个人，这个才华，这个为人，才有如今的果。

徐建新曾计划于2022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因为各种原因，展览未能如期举办。我将他的导师刘巨德对他的推荐评价用作本文结尾：徐建新长期研习中国画，多次出国考察欧洲、美国各大艺术博物馆，坚持中西融通，古今会通的艺术道路，近年新作深得专家和大众喜爱，尤其得到邵大箴先生鼓励，这都是他曾受教于张仃、吴冠中等工艺美术老前辈艺术家和他自己努力的结果，他为人正直诚实，勤奋好学，又热心公益，是同辈人中的佼佼者……



《荷风墨韵蟹满枝》系列 水墨纸本设色 97×97厘米 2024年元月



《狮子林》园林写生系列 69×69厘米 水墨纸本设色 2018年

天气预报不是看云朵

史冰颖

我常常觉得许多人对我专业的兴趣处在一种既感兴趣又不感兴趣的微妙区间里。

一般来说，得知我的专业是进行天气预报时，大家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的兴趣。有一部分人会询问我关于天气预报的进一步问题：“你们是怎么预报天气的？”

“为什么天气预报总是报不准？”但很遗憾，我发现当我开始正经想要解释这些问题时，大概只有一半的人能听我讲完第一段：

“大气运动是受一系列方程控制的，比如大气运动方程、理想气体状态方程、能量方程，它们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方程组。天气预报的本质就是解这个方程组，从而预报未来时间大气的温压湿风等状态。”

几乎没有人能听完下一段：

“理论上来说，我们只需通过观测知道大气的初始状态，就可以精确得出未来各个物理量关于t的函数。但是这个方程组是非线性的，难以给定一个关于时间t的解析解，故而，现阶段我们只能用差分代替微分，用分格子的方法，计算这个方程组的数值解，来近似得出未来的大气状况，这就是数值天气预报。”

好吧，我承认，可能对于非本专业的人来说，这是有点晦涩。但是，相信我，这已经是一个很简化的版本了。我还没向你阐述大气的初始条件怎么给定、如何进行空间差分和时间积分、如何进行滤波等操作来保证方程的数值解不散、数值模式的误差来源及现有的解决方案……

当然，我很快意识到几乎没有人(包括我的老妈)愿意听完我冗长的解释，因而，我发明了一个更加简化且更加适合非专业气象人员理解的版本：

天气预报不是看云预测天气，我们需要测量现在大气的温度、湿度、气压等数据，将它们输入电脑，

让电脑模拟之后一段时间内大气的温度、湿度、气压等，再依据这个来预报未来的天气。

说实在的，我不太喜欢这个版本，因为这个版本听起来和看云预测天气没什么本质区别，只是把云换成了更有科学感的“温度、湿度、气压”，然后再用电脑代替人脑替你预测天气。在我看来，这多少有些违背天气预报，或者说数值天气预报的基本美学。

物理学里有个十分著名的“拉普拉斯的妖精”理论，大概意思就是，世界是由粒子组成的，而粒子的运动是一系列可以由数学公式精确表达的物理关系约束的。所以，假设世界上存在一个拉普拉斯的妖精，它知道世界上每一个粒子现在的状态，那它就能预测未来的一切。很显然，数值天气预报是个完美践行这一理论的系统。而所有围绕它的现有技术研究也都是基于这一理论的，我们努力给它更精确的“粒子现在的状态”，努力精进出更接近实际的物理约束关系，来让它预测出更准确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种“拉普拉斯的妖精”的观念，是数值天气预报的基本美学，它是区别于观云测天的经验预报或是更高级的大数据人工智能预测的特质。

不过，这确实不是非本专业的人需要了解的领域。

就像在美国电影《龙卷风》里，即使拥有着诸如 NOAA 等顶级科研机构的科学技术理论支持团队，电影里的主人公仍然选择了看云——主人公看着天上的两朵云，然后指着右边的那一朵说“它更可能孕育出龙卷风”。电影就用这样的场景，来表现出女主角超高的气象素养。这显然一点也不合理，就算她一本正经地说：“右边的云风切更强、水汽更充沛，发展条件更好。”也不能证明她有多厉害。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毕竟看电影只是茶余饭后的娱乐，至于其中的科学或者科普，或者科学的严谨与优美，还是算了吧，或者，就当是附赠的餐后小甜品吧。

秋味

蒋保林

秋风骤起，斑斓了故乡的秋景，也催熟了故乡的蔬菜瓜果。视觉中的秋固然让人念想，但味觉上的秋则更让人难忘。

秋来，任你走到哪个村口，都可见一树树的扁豆花。扁豆在农村不会大面积种植，一般情况下，勤劳的农家会在春天，选一两棵小树，在树旁种下扁豆，让其自然生长。因为扁豆是蔓生的，所以扁豆会顺着树干往上缠绕生长。

扁豆的生命力很强，到了秋季，整个树就变成了扁豆的世界。扁豆叶子宽大，绿油油的。倘若阳光晴好，那扁豆叶子也闪闪发亮，风起时，簌簌作响，颇有些秋味。

大概到了八九月间，在几场秋雨滋润下，扁豆便开始开花，花色以白色、紫色为主。白色的纯净，紫色的艳丽，虽然花朵较小，但它们都是一串串、一串串开放，便渐成风景，尤其在秋来百花杀的时节，有笑傲秋风的韵致。郑板桥有诗描绘：“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

扁豆花开后，便结出一串串月牙形的扁豆，有的青，有的红，有的紫。而扁豆花还一串串顺着枝蔓向前开放，扁豆也跟着花儿生长。于是，一树扁豆，有的成熟了，有的刚刚生长，这样，扁豆便可以吃上整个秋天，真是再好不过了。

小时候，我挺喜欢吃扁豆的。择扁豆时，先将两头角掐住，扯去茎秆，洗干净后，放入铁锅爆炒，然后盛起，放到饭锅里蒸熟。等饭熟了，端出扁豆，香气浓郁。蒸熟的扁豆，烂熟味美，最能下饭，连汤汁也是妙不可言。

当然，扁豆也可以切成细条清炒，但不容易熟。没有熟透的扁豆有毒性，所以我家一般不炒。扁豆也可晒干，过年时煨猪肉，也是美味一道。还有农人喜欢腌制长豆时放点扁豆，早上吃稀饭，也是不错。

如今，秋风乍起，我确实有点想念扁豆的味道了。

如今，秋风乍起，我确实有点想念扁豆的味道了。

二

茭白，学名叫菰，或菰米。我们家乡人又称茭苳，或高笋，在江南农村随处可见。

茭白种植历史悠久，是古代六谷“稻、黍、稷、粱、麦、菰”之一。李白曾有“跪进雕胡饭，月光素盘”，其中“雕胡”指的是茭白。王维也有诗句流传：郎君稻苗秀，楚人菰米肥。可见古人对茭白的喜爱。

故乡的茭白一般种在浅水里，大概在谷雨之后，勤劳的农人便选择池塘浅水处，种上茭白的幼苗，间或去修理一番。当然也有大面积种在水稻田里的，那是菜农做的事。

盛夏时节，水塘边的茭白迅速生长，叶片如同蒲剑，在微风吹拂下，轻轻地招摇于浅水处，映着碧清的池水，分外养眼。到了秋风凉爽的时候，茭白的根处便渐渐鼓胀，叶子间的菰米慢慢成熟，直到菰米冲破叶片的包裹，露出青色的果实，便到了收获的时节。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父亲总是挽起裤脚，下水扳下几根茭白。我看那茭白根部雪白雪白的，上面还包裹一层青色的外衣，古人有诗句形容：西风吹雨饱秋菰，卸却青衣见玉衣。剥去茭白青色的外衣，就露出茭白白生生的形体，尝一口，嫩生生的，有一丝丝的甜味。但父亲却不允许我们生吃茭白，怕不卫生。

茭白可用来切丝，放几根红辣椒丝，便色香味俱全。茭白也可切片，放把青豆，清炒出来的青豆茭白，一青二白，也是绝味。秋天的傍晚，父亲就用它来搭老酒，也是酒逢茭白两杯少了。

茭白一直可以食用到秋末，待到朔风吹起，浅塘处的水退下去了。“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茭白渐渐枯萎，黄色的叶子耷拉下来了。此时，便可以剪去枯叶，而茭白的根深埋于泥土里会存活下来，明年春来继续蓬勃生长。

